

古画里的冬天

◎李永海

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柳宗元的一首《江雪》把冬天的景色描绘的淋漓尽致。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，群山之中不见鸟儿的踪影，道路被大雪掩盖，更看不到人的踪迹。

古诗人用诗来描绘古时候的冬天，古画家们用自己的画笔把他们看到的冬天景色画在了画中，我们透过一张张古画，就可以看到一幅幅古冬天的美景。

《万峰积雪图》是唐代诗人王维创作的最有名的山水画之一。王维不但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古诗，而且他还精通诗书画，善水墨，他创作的雪景山水画，书画特殊其妙，他将雪景山水的千变万化，和神奇雪山的微妙之处，画得淋漓尽致，被后人尊为南宋山水画之祖。

观看王维的《江干雪霁》图，有种静怡的冬天之美，而且还充满了诗情画意。只见画上，远处几座大山相连，山上白雪皑皑，山脚处沟壑分明。山下有几栋房子，一棵棵大树在白雪中静静而立。一条小溪从山脚处缓缓而下，水中印出了树的倒影来，只见画中有山有水有雪，水中有山有树也有白雪的影子，整个画显得妙趣横生，非常富有诗意。小溪中有一小桥跨路而立，桥的右边是一个庄园，庄园边有一片片翠竹围绕着庄园，那片片翠竹，给这冬天苍白的景色增添了勃勃生机。可见这庄主一定是个非常有趣之人。庄园右边紧挨着

大山，山上奇石林立，大山巍峨壮观。

庄园里，一位老人棉衣棉帽站在那里，他正在和旁边一位孩童聊天，又见那孩童向老人拱手行礼，视乎在向老人讨教什么问题。

陡峭的山上，几棵古树生长在半山腰间，树叶早已凋零，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，那树干苍劲有力，条条枝干伸向四方。

看那山，青草枯萎，树叶凋零，没了繁茂枝叶的遮挡，就露出了高山的险峻，和那山那气势雄伟的气魄来。只是大山被积雪覆盖，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大山的蜿蜒曲折，或高或低，或胖或瘦，好像绵延数千里，那恢宏的气势，蔚为壮观。只见白茫茫的积雪，和那山、天空连在了一起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明代沈周在看到王维的《万峰积雪图》后，曾作诗道：“城中十日暑如炙，头目眩花尘土塞。僧楼今日见此卷，雪意茫茫寒欲逼。古耕修柳枝袅娇，下有幽篁侧从碧。隔溪胶艇不受呼，平地贯诸无人迹。”

几年前，我去国家博物馆参观，我在一幅画前站住了。只见画上，一座巍峨的山峰屹立，山峰陡峭峻险，大山气势磅礴，显得十分宏伟。陡峭的山上白茫茫一片，山上有零零散散的树木。山脚下有茅舍数间，有一间像小酒馆，房檐外，斜插着酒旗店幌，那店幌视乎随风摆摆。酒馆内空无一人，远处山路上，一位路人正举伞冒雪前行，也许他是被酒香吸引，也许他是来拜访山中好友。

半山腰有一座房子，但见房间中，一位隐士在伏案读书，案上香炉里冒出缕缕青烟，那隐士在茫茫的雪山中显得十分安逸。

山脚下的酒馆后，有一个湖，紧靠岸边，有一片芦苇荡，那里停着一片小舟，舟上一位渔夫正在船篷中躲避风雪。只见这幅画画风清秀俊逸，行笔洒脱豪放，我不由得惊叹。我细细端详着那幅画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越看越喜欢。画中雪景的美惊艳了我的眼睛，我正琢磨着这幅美妙的画不知出自哪位高人之手，只见在画的右上角写有两行小字，我上前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柴门深掩雪洋洋，槽枥炉头煮酒香。最是诗人安稳处，一编文字一炉香。落款处“唐寅”。

这让我大吃一惊，原来眼前这幅让我看也看不够的画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之画《柴门掩雪图》。我站在画前看了好久好久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幅画看，直到博物馆快关门时，我才恋恋不舍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更让我惊叹的是，这幅画从不同的角度看，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和变化。后来有几次是专为看这幅画而去，有两次在不同的展厅看到了，我还是站在画前，一动不动地欣赏着这幅画，画中的雪景让我留恋往返，虽然时隔数百年，透过这张画卷，让我看到了古时候的冬天美景，也为古人高超的绘画艺术赞叹不已。

诗贺建州节

◎杨国庆

初冬时节菊梅香，
圣洁甘孜奏华章。
产业腾飞创奇迹，
生态兴旺竞芬芳。
水欢山笑盛时好，
人寿年丰福气扬。
载舞载歌迎华诞，
政通人和铸辉煌。

二

圣洁甘孜迎华诞，
康巴高原笑开颜。
金杯高举迎盛世，
豪情满怀庆大典。
日新月异千村美，
国泰民安万户欢。
乡村振兴百业旺，
幸福美满比蜜甜。

岁月的味道

◎贺红岩

时光如刀
岁月有情
回溯生命中的美好时光
也是一种享受

人生在世
有失败和挫折
也有一份收获
丰满你的人生阅历

岁月匆匆
苍老了容颜
增加了经历和学识
让你拥有岁月沉淀的胸怀

岁月的味道
如陈年的老酒
时间越长
越有一种沉淀的芳香

人生的精彩
在于追求和奋斗
暮年里回溯旧时光
心中就不会有什么遗憾

冬阳暖如袄

◎管淑平

清晨醒来，拉开窗帘，一缕金黄而锃亮的阳光，穿过透明的玻璃窗，照射了进来。顿时，屋里一片敞亮。

等我推开窗，一刹那，涌来的竟还有等候多时的北风。那暗暗积攒的寒气，如同长了棱角，冰冷，刺骨。于是，不近人情的冬天，一轮暖阳就弥足珍贵了。大地沉沉，村落寂寂，有阳光在，人们就有了一份看得见的希望。

下楼，那风，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了。楼前的树木，不停地摇晃着光秃秃的枝干。那交错纵横的树枝，曾密密麻麻地长着一枚枚绿叶，在叶子的缝隙里，或许还藏着一朵朵小花儿。但是，寒风一扫，只留下一派凋零与清冷。

草坪的草儿们，也未能幸免。霜花压在它们的身体上，仿佛没了元气。还恍惚记得，这风怒号嚣张了一个晚上，好几次，我被呼啸作响的门窗惊醒。那些小小的身躯，是如何承受住这寒风与冷霜的侵蚀的？

过了许久，风渐渐消停。枯黄的草终于卸下满身的疲惫与憔悴。阳光静静地照着它的身体，它慢慢清醒了过来。一株草的生命，顽强，执拗，又坚韧。一个草坪，正是由这些微小的小草组成，忽然，我感受到了一种属于群体的仪式与肃穆。看着它们能熬过寒冷，不禁心生惊喜。

我素来喜静，平时很少出门，即便是在家，也会待在一个地方，久久不愿挪动半步。安静的冬天，通常一整个上午，我不是坐在阳台，就是泡在书房。静静地翻阅着书页，静静地任凭思绪纷飞。到了这会儿，阳光也会很调皮地跑到我的房间，我的书桌，以及我的身上。大半个上午，身心温暖而通透。这冬天的阳光，给了我诸多温暖，还有一份难得的安稳。

冬天，有了阳光，就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能够触摸得到的幸福；有了阳光，就连回忆也都温暖。

记得年幼久居农村，每每到到了冬天，母亲总是忙着腌制冬菜。她先是将刚从农田收获的萝卜、大头菜清洗干净，再平整地放入竹篱笆上晒去水分，等到水分将干未干，撒上盐巴，不必蒸煮，放入瓷缸或者坛子里，等待自然的慢慢腌制成熟。母亲还会趁着太阳正好，将屋头的一些衣物或者被褥，拿出来翻晒。经过阳光晒过的被子，盖在身上是舒心的，仿佛，呼吸间都能够嗅到阳光的味道。

那时，农村的院坝和阁楼，都零零散散地堆放着一些柴火。有时，防护不当，那些柴火不小心淋了雨，就会变得潮湿，发霉，最后腐

烂。于是，农人们也会把这些柴火重新整理，晾晒。那些经过阳光照射的麦秸、玉米秸秆，带着一种淡香、酥脆的气息。在我们烧火做饭时，也更为易燃。灶台上的那些可口的食物，都仰仗于这些柴火，以及暖暖的阳光。

天气晴好的时候，母亲也会搬来一个小凳子坐在院坝，晒晒太阳。母亲当然是闲不住的，她手里不是码着一堆儿针线，就是我们不小心弄破的衣物，一会儿缝缝补补，一会儿又仔仔细细地整理衣物，经过母亲缝合过的衣物，贴心又舒畅。有时，母亲手里也会放着几个皱巴巴的小本子，一整天事无巨细的安排，母亲全都细细密密地记录在了上面。母亲念书不多，但写的字却很清秀、工整，很有条理，阳光打在母亲写的字上，折射出很有质感的光亮。

白居易《负冬日》里有这样几句：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”在冬天，负暄而坐，沐浴着阳光，心头涌上一股久违了的暖意。冬天的阳光，平缓、轻柔，亲和，静谧又低调。那些悄悄溜走的岁月和经历，会在一缕阳光里，丰盛，厚重。

长长的冬天，我们静静地过，伴着冬阳与炉火，伴着希望与温暖。

初雪之美

◎刘新丽

下雪啦，先是星星点点，再是洋洋洒洒。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，都被称为“初雪”。

初雪之美，在于没有防备。当天空中落下一片白色的雪花，像羽毛一样的柔软，有人伸出手来，雪未及掌心，便已融化。那一点凉意，软软地，像极了少年的试探，在心里撩起了一点点惊讶，一点点欢喜。

初雪，是在寂寥的冬天忽然邂逅了天意，仿佛看到了心仪的少年写给自己的秘密，热烈、大胆、奋不顾身。

李清照在《年年雪里》写下：“常插梅花醉”的句子。

玫红的、雪白的梅花最适宜在雪天插上，如果是初雪，那就更美了。雪是新的，梅也是新的。在这样的初雪之夜，煮一杯茗茶，香气氤氲，梅香？茶香？或是雪香？人浑身沾染了冬天的味道，至美，至香。醉在初雪的夜晚，可微醺、可半酣，无论何种醉态，都是人比花美，雪

比人俏。

初雪是冬之花，只开一次，开在诗人的心中，也开在诗人的诗中。

初雪之美，美得密密匝匝，美得毫不犹豫。初雪，仿佛少年纵马，一身戎装，随风而逝。没有人知道少年要去哪里？也没有人在意少年能去哪里，就让他出去闯一闯，闯出一身风月，闯回一身肝胆。

初雪是冬天闯进春天的孤勇，自带一身凛冽之气。

冬天里最热闹的事，莫过于赏雪。知己站在廊下，手指雪山，眼中尽收欣喜之色。雪落在了山林，山林便成了雪白的世界，青山本不同，远近有别，愣是被初雪染成了一幅跌宕起伏的泼墨画卷。谁也没有料到，初雪汹涌向前，掩住了冬天的萧萧树木，遮住了原野无垠的荒草。

初雪是暖的，它隔绝了冬天的冷，把仅有的一点阳气捂在了大地的心脉之上，护佑着

禽鸟的洞穴和万物的根系。

初雪之美，是一种大美。它从少年的眉间落下，落进了诗人的句子，落在了人间的春前。人们热爱初雪，除了它的美，更爱它的真。初雪怀揣一片真心，奔向大地，融化了一冬的寒，叩响了春天的门。

